

先處理情緒 讓問題不再是問題

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
游雅惠修復促進者

顏伯伯現年60歲從年輕時看著小光長大，現在已是白髮蒼蒼的大人。兩家人可算是世交，住在這村子裡都已經過了好幾代，顏伯伯年輕時離開家鄉，離婚後為了照顧年邁的媽媽才又搬回老家，而阿光則是年輕氣盛的時期，這些年又為了毒品丟了幾次的工作，心情不順遂的他，會在家裡喝酒解悶，但酒精不但沒有幫他度過難關，還讓他吃上此次傷害案件的官司！

顏伯伯和阿光兩家人就住在對面，案件發生之前，阿光的母親曾向阿光提到受顏伯伯的言語欺壓，讓阿光很不是滋味。當天，阿光喝了許多酒，藉著酒意跑去顏伯伯家理論。而顏伯伯在睡夢中驚醒，見阿光手持木棍、一手抓住他的衣領，表示要替媽媽出氣，顏伯伯被阿光拖行到門外後，以木棍打傷頭部，直至3-5分鐘後才恢復意識。當時阿光被媽媽和弟弟阻止後，帶至附近的農地，而顏伯伯清醒後很氣憤，便拿起家中鋤頭，走去田裡要找阿光理論，所幸被鄰居給制止下來。

此次傷害風波後，兩家人幾乎不再互動，連附近鄰居都不敢多問，就怕影響平靜農村的和睦景象。顏伯伯平時在塑膠工廠上班，家中多半只有語言不通的外籍看護和91歲的母親兩人，而阿光的父母因感情不睦，爸爸已經很久沒有返家，弟弟有智能障礙，平日媽媽外出工作時，家中只有弟弟一人，事件發生後阿光就很少回家，阿光媽媽也擔心兩人又會再次發生衝突，自己一個人承擔了照顧有智能障礙弟弟的責任。

在進入修復會議前的評估，已經是事件發生後的九個月，但兩人的火氣未消，提及案件帶給彼此的影響，除了顏伯伯頭上偶爾會

隱隱作痛的傷以外，還有兩人心裡那塊抹不去的傷疤。阿光當時在外地工作，並有一位論及婚嫁的女友，但訪談的神情中沒有即將成為人夫人父的喜悅，而是憤慨與疲憊。而顏伯伯也是一樣，擔心工作時年邁媽媽在家中是否安全無恙，對於阿光的出現表示就像是村子裡的不定時炸彈，不僅是他，附近也有好幾戶人家，家中只有外籍看護日照顧的老年人，都在擔心阿光回來是否又會掀起一陣風波。

訪談顏伯伯和阿光時，兩人心中有許多的委屈與不悅，也希望藉由修復會議幫自己出聲。會議初期在幾次交鋒後，氣氛變得緊張且瀰漫著不安，就當雙方對於事件的錯對爭執不下時，顏伯伯有所感地說出：「我是個傳統的客家人，重視輩分及長幼有序的禮數，我一直很希望是阿光的父母能出面協調，但是今天阿光的父母都沒有出席，而是看到阿光帶著身懷六甲的未婚妻，讓他覺得阿光也有辛苦的一面，一個少年人要獨自承擔這麼多的事情，實在很辛苦！」聽完這段話後，阿光愣了好一會兒，才向顏伯伯致歉，表示自己行為的確有過失，並願意賠償顏伯伯的醫藥費。

阿光的話鋒變得沒有一開始的尖銳，眼神也變得溫和許多，在旁的未婚妻，雖然沒有參與會議討論，但也從一開始的眉頭深鎖，轉而出現淺淺的笑容，像是鬆了一口氣般。會談過程中不再只是討論事件對錯與誰傷害比較多，而是多了包容與關愛的情感連結。會議結束前彼此也達成共識，寫下了約定書和解，顏伯伯希望阿光的父母主動到家中關心，不再因為此事影響了兩家人長年的世交關係，而顏伯伯也大器的向阿光表示，要將醫療費賠償金留給未出世的阿光小孩，希望透過此次的溝通，讓阿光改改衝動的脾氣，給小

孩做個好榜樣，阿光也因此改變了對於顏伯伯的看法，不再認定顏伯伯不喜歡自己，並向顏伯伯致歉。



撰稿人小語

身為促進者，面對關係衝突時，必須能客觀且開放的引導雙方都能坦誠的表達，過程中不免會讓人感受到焦慮，面對司法案件常讓人陷入分辨是非對錯的價值觀中，但修復會議的核心價值，卻提醒我們人和人之間除了透過法制規範外，仍需保有情感的連結。人和人的關係是纖細脆弱的，所以在關係修復上，往往要投入相當的努力，而不一定就會有顯著成果。希望藉此分享，讓每個人都能有動力成為關係的修復者。